活鬼

HUO GUI HUO GUI HUO GUI

张宇

活鬼

张宇

活 鬼

张 宇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　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850×1168毫米　1/32　印张 12 5/8　插页 3 字数283 000
1987年1月第1版　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37 600

书号：10151·1012　　定价：2.90元

内容提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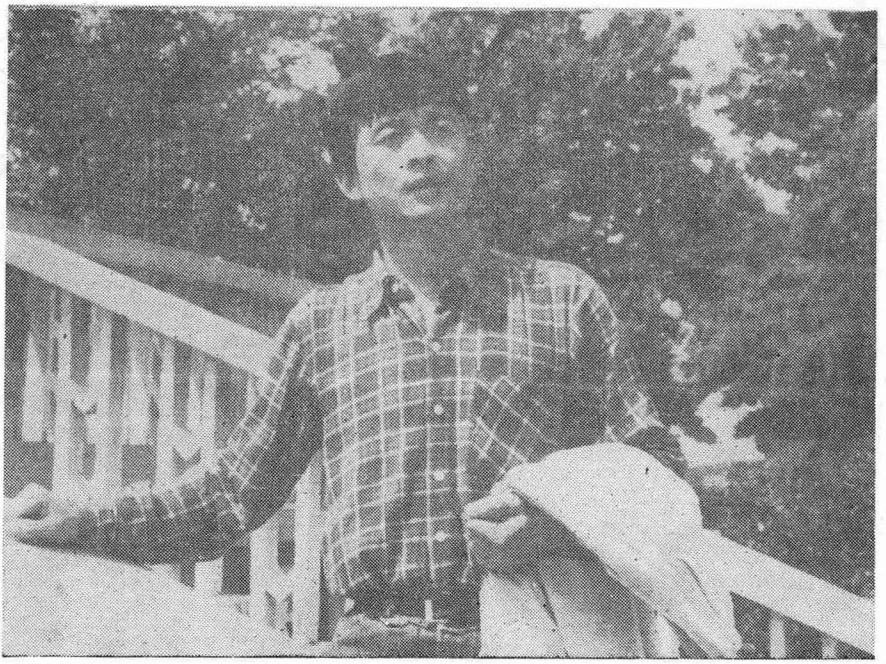
张宇，是我国文坛上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。他文思敏捷，对生活有着独到的洞察力。他的不少作品，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。

小说集《活鬼》，便是他近几年创作的佳作结集。

社会是复杂的，生活是五彩缤纷的，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，在张宇这个精灵鬼的笔下，更显得婀娜多姿，富有魅力。读着它，会使你忍俊不禁；读着它，会使你哭笑不得；读着它，会使你想起逢凶化吉的阿凡提；读着它，也会使你想起猪八戒和孙悟空；读着它，还会使你想起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；读着它，还会使你想起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时的三国刘备。

《活鬼》洋溢着时代的气息，又有着诱人的艺术魅力，荒唐之中说荒唐，且又阴差阳错，人乎？鬼乎？鬼乎？人乎？

《活鬼》将告诉人们这一切……



张宇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作 者 简 介

张宇，男，1952年生于河南省洛宁县。曾任洛阳地区文联主席、三门峡市文联主席，并兼任中共洛宁县委副书记。现为河南省文联专业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小说家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花城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说选刊》等全国刊物上发表过不少引人注目的中、短篇小说，出版过《张宇小说选》。小说集《活鬼》，是他近几年的新作选。

目　录

序 …… 王蒙 1
活　鬼 …… 1
李子园 …… 70
“乱世”工头 …… 119
皮　包 …… 172
着　魔 …… 183
牌　迷 …… 195
狐狸的智慧 …… 207
神　聊 …… 218
绿　岛 …… 232
和风细雨 …… 245
父亲的世界 …… 261
趁车的人 …… 274
公　民 …… 282
短篇三章 …… 291
烟　趣 …… 303
老　三 …… 308
完　人 …… 324

饭　友 ……341
瓷　砖 ……355
一笑了之 ……367

活　鬼

漫漫长长一生，飘飘零零一世；明明白白是一个人，又似似乎乎像一个“鬼”。荒唐之中说荒唐，虽又阴差阳错。人乎？鬼乎？鬼乎？人乎？

一

旧社会有三教九流。

三教是：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

九流是：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。

九流又分上中下三等。

上九流是：一流佛祖二流天，三流皇上四流官，五流阁老六宰相，七进八举九解元。（进是进士。举是举人。）

中九流是：一流秀才二流医，三流丹青四流皮，五流弹唱六流金，七僧八道九琴棋。（丹青指画家。皮指皮影。金指卜卦算命之人。）

下九流是：一流高台二流吹，三流马戏四流推，五流池子六搓背，七修八配九娼妓。（高台指唱戏的。吹指吹鼓手。推是剃头佬之类。修指修脚。配指配种。）

不过，三教九流，对山里的百姓来说，太高太远的巴结不上，一般都尊敬读书人。侯七上学时，爹就交待他："娃子，好好念书，书里头有大肉白蒸馍。"娘也嘱咐："等你上学认了字儿，过年写对联再不用黑碗底砍圈儿。"

但侯七生就一个流逛蛋，枣胡解板儿不是大料。在学校学不进去，先生老揪他的耳朵。放学回来也是惹祸妖精，尿到人家小娃的鞋洞里，屙在人家倭瓜里，邻居街坊三天两头上门告状。爹娘也就心凉了："命里没有不强求，仰板儿脚尿尿，他想流到哪儿算哪儿吧。"

但侯七却不这样悲观。正经书看不进去，闲书倒看了不少。古来多少英雄豪杰，有几个念书成气候？大都是杀人放火，拉起人马占山为王。他就想啥时候俺长大了，也一条枪打出去，就占永宁城背靠的闯王坡为王，抢两个好看的闺女做押寨夫人，那该有多好。

永宁县，旧社会土匪多如牛毛。不少土匪头子让国民党收编以后，都封个营长、团长的官儿。侯七就觉得要想出人头地先要当土匪。怎奈年龄还小，干不了杀人放火的勾当。干急。能干什么呢？看准机会就揪人家的头发摸人家的脸。女孩儿哭着骂他不要脸，他就说："休要无礼，为王我抬举你，不要不识好歹。"女孩儿如果再骂，他就耍无赖："你们骂吧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骂臭布袋。我算过卦，先生说我这辈子是怕老婆的命。"……

人对脾气狗对毛，流逛蛋结交流逛蛋。侯七专找些调皮学生烧香换帖，给先生捣蛋。有次写周记，侯七故意胡乱写："昨天晚上，躺在床上，听得楼上，叮叮当当，点灯一看，原来老鼠在打仗。"学校里搞课外活动，让编写些谜语。李五不

知从哪儿弄来几句脏话，问侯七敢不敢交给先生。侯七说咋不敢！提笔抄写一遍就交了上去。那四句是："黑山林中一老翁，整日飞走在空中，虽说不是神仙位，神仙造死它造生。"末了还注上："打一屌"。气得先生大发脾气，给他记了一过。

书读不进去，却爱唱戏看戏。没有道具，就弄些荆条缠上花布当马鞭子。拿个牛笼嘴糊上纸，染上黑，绑两块铲锅刀样儿的纸片，就做成了官帽。校内校外，胡唱大吼，一干人就说："早晚也是下九流的坯子。发不粗，长不大。"

那年夏天，崔兰田的戏来永宁同乐台唱。上学的时候侯七就拐到戏场儿看地形，夜黑里好上树骑墙头。到戏场一看，场子中间却栽了些木杆子，又绑些横杆儿，戏场儿正心里围成了一个方格子，格子里摆几把太师椅。不像过去大地主祭祖看戏搭得神棚，又不像城里人看戏坐的包厢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叫县政府老爷们看戏坐的。他火了，日你妈，老百姓掏钱儿，叫你们这些狗日的坐正中，美死你们哩！上晚自习的时候，他就串通那些朋友，要去闹事儿。下罢晚自习，他们就翻墙过去，串胡同混进了戏场儿。每个人都带一把小刀，别在腰间。先在人群里挤，挤到中间就掏出刀子，把绑在横杆上的绳子割断，一下把杆子推倒，专门捣乱叫县政府老爷们看不成戏。

县太爷看戏，警察局长王鹏举亲自带着人维持秩序。发现有人捣乱，就是看不准哪一个，看见一个也挤不过去。没法子，就让警察局的黑狗们举起手里棍子乱抽乱打。侯七他们抱成团，说挤都用劲挤，前边一倒一大片。顿时，娃子叫爹，闺女喊娘，戏场乱成了一窝蜂。

侯七他们这一伙里的大个子杨忠信，脾气野，上去一把抓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住黑狗手里的棍子："奶奶的，你打谁哩？"一用劲把棍子夺了过来。侯七看着把事儿闹大了，高兴极了，冷不防把杆长枪也夺过来踩在脚下。警察局长王鹏举急了，往天上打了一枪，这算把戏场打炸了。人群一股子一股子往外窜。戏子们也在台子上吓得乱叫喊。

枪一响，侯七怯了，看着不对，就吆喝着往外溜。黑狗挤过来抓他，他顺手抓了一个老头的帽子往头上一扣，挤出了戏场儿。等逃回学校，才知道就跑回来他一个人。娘的，把弟兄们扔了算什么好汉！心里一动，敲响了集合钟，看着先生和学生们都窜了出来，他就大喊大叫："警察局在戏场无理抓人，把杨忠信和李五抓走了。"其实，他也不知道杨忠信和李五是否被抓，只因事急，就胡乱叫喊。

那时候的学生们最爱闹事儿，一呼百应。侯七在前头喝一声："有种的跟我来，去救学友呀！"后边就跟了一大群。谁知道跑到半路就截住了他们，杨忠信根本没叫逮住。只扭住了李五，也马上放了。因为王鹏举新近搞上了李五的姐姐，正打得火热。姐姐一出头求情，就放了人。并且，就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，事后竟然也没有追查。

闹了这么一回，侯七算出了大风头。都说他是英雄好汉，早晚要出人头地。他也自觉得不同凡人，连王二爷贵姓也不知道了，对一群换帖拜把子弟兄胡吹乱擂："天下就是这样打出来的，你们只要跟着我好好干，将来我发了迹，给你们都弄个省长县长干干。"一群娃子也指天发誓，要跟着侯七闯天下。石心太还口口声声叫他万岁爷。他也被捧得晕乎乎，觉得从此就要发迹了。哪料到过了两个星期，学校里忽然贴出布告，把他开除了。

侯七背着书包和铺盖卷回到家里，爹娘垂头丧气埋怨他不争气。他却气昂昂地说："你们知道个啥？自古贵人多遭难。开除算什么！书上恁些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充军的充军、发配的发配？实话给你们讲，不光开除，我还想坐牢呢。受的磨难越大，将来当的官才能越高。"

不久，日本人来了。一干人跑老日进了南山。侯七把爹娘送到山上，回身就走。娘问他："娃子，你还去哪儿？"侯七说："你们别管我。如今是乱世之年，正好闯人物。等我发迹当了大官儿，好来接你们回去享荣华富贵。"

娘死活拉住他的手不放："侯七呀侯七，日本人杀人放火，全都是些黑心烂肝肺。枪子儿不长眼，你回去就没命了。抗日叫别人去吧，啊？咱中国恁些人不缺你一个。"爹叹口气把娘的手掰开："叫他去吧。我咋看他就像是天上的螃蟹下凡，就叫他去任意横行吧。不能留芳后世，能遗臭万年也不亏他来世上走这一遭。"

二

日本鬼子侵占洛阳之后，向西进了伏牛山。麦黄梢儿时把大洋马牵进了永宁县城。日本人打的是太阳旗，永宁百姓就咒他们，洛阳落阳，鬼子天数已尽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。

国民党官兵欺压百姓倒还有勇有谋，见了鬼子却像老鼠见猫，逃的逃了，散的散了，留下的便做了汉奸。原来的县警察局长王鹏举，摇身一变，换了顶帽子，又当了便衣队长。拿着日本鬼子的屁股壮他的脸，伸长舌头舔鬼子的屁股沟子。仗着鬼子的胆，把往日偷情的女人干脆接到队部里，明铺夜盖，禽兽不如。看着走狗耀武扬威，老百姓气得头发梢儿疼，骂得他

八辈子祖宗在老坟里乱蹦。王鹏举的老爹知书达理，极要脸面，在街里让一干人吐了一脸唾沫，丢人不下，回家去一根细麻绳引他上了奈何桥。

但是，日本鬼子再厉害，永宁人岂是好欺侮的？早恼了山里百姓。日你妈，中央军还不敢欺我永宁，你他妈外国人还敢来俺永宁拉屎屙尿？欺天了！揍你个狗日的！大土匪头子程守文竖起大旗，成立了抗日人民自卫军。鬼子占洛河北，他就占洛河南，与鬼子势不两立。打了几仗，却也见胜见负，大长永宁人志气。程守文就吆喝："我想着日本人的脑袋是铁打铜铸的，刀枪不入。原来也他妈是人做的，割下来照样当尿壶。"

眼看着日本人像霜打的草，没有几天阳寿。王鹏举有点后悔了，一天，他把李五叫来说："只想着叫你姐跟着我享福，谁知道前头的路是黑的？我这辈子老是不顺，靠山山崩，靠水水流，靠树树歪。趁早，抓几个钱在手里才保险。我手里有批货想出手，你能不能找个人弄出去？"

自从李五的姐姐当了王鹏举的小老婆以后，李五总想靠姐夫的权势谋点事儿干干。王鹏举差点把他弄进汉奸队，还是这女人挡住了。她对李五说："兄弟你小，别乱扑腾，舍上姐姐一个人吧。万一你一脚踩空，咱李家就没指望了。"李五这才没有染指。如今姐夫找他谈买卖，他当然有兴趣。

"姐夫，啥货？枪还是土？"

"不是枪也不是土。是啥货，你姐对我有交待，不叫你知道。万一我叫人打死了，你姐也有人照应。"

李五想了想说："姐夫不说，是向我。只是这货要哪号人才能出手？"

"泼皮胆大，心眼多的主儿。"

“有了。”李五一拍大腿，“我有个同学叫侯七，阎王爷的鼻疙瘩他也敢摸。”

当天晚上，侯七被李五拐进了便衣队。进了王鹏举内室，正遇上李五的姐姐。都是一个街的熟人，她忙让烟让茶，一会儿眯眼笑笑就躲出去了。侯七心里犯疑，别他妈叫我当汉奸，我可不干这卖屁股不要脸的勾当。

“侯七，我听人讲，你这小伙子讲义气，好朋友。”

听到夸他讲义气，侯七眉飞色舞起来：“你这么说，我也不吹。若论朋友行，谁不知道我侯七？”说罢他觉得有点空，想举那次闹戏场的事儿做活例，一想面前是王鹏举，便卷了舌头。

王鹏举像个耍猴儿的，敲着锣叫侯七爬杆儿，说了一大堆奉承话，把侯七捧得上了天。末了才递给他几页纸，让他过河去，到洛河南岸送给程守文。并补充说：“这可是一大堆活钱儿，拿回来咱们平分。”

侯七觉得蹊跷，展开一看，脸差点变了颜色。是啥？是情报。上头写着日本鬼子的数目，活动规律，便衣队的编制，等等。

“侯七，你大着胆要价。这货，要多少，程守文出多少。是弄家儿，他连价都不还。”

“……”

看着侯七一声不语，王鹏举冷冷笑几声。侯七忽然醒过来，这种事一旦说破，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干不干身后都有枪口盯着后脑壳。干！娘的，干成了是一堆活钱儿。干不成败露出去也落个抗日英雄。

第二天，侯七大摇大摆出了永宁县城。他虽然泼皮，并不

粗心。离家走时专门穿了身脏衣裳，过河时又对船家叫苦连天付不起船钱，只留下两个蒸馍。不是他坑人，只怕露出身份，让洛河上的刀客劫了他。连程守文的面都没见，就叫人害了性命，那就太亏了。

程守文的司令部扎在范村。过洛河后要走二十来里路才能到达。侯七一路走一路盘算，见了程守文不要慌，应该一份一份往外拿，不能一下全亮出来。亮货之前，要先讲好价钱，撩起衣襟把指头捏清楚。如果程守文大方，主要情报还的价钱大，就应该把次要的情报白送给他。像卖红薯的一样，买了大的，添个小的。如果程守文一个钱儿不给咋办？日他妈，就是一个钱儿不给有什么要紧？白送给程守文也算我一份见面礼。反正是中国人打日本人，给他妈汉奸王鹏举讲什么朋友不朋友！程守文要看我能干，说不定还封我个官儿呢。

过去洛河第一个村庄是陈宋。坡上的庄稼地里，收麦后已经开犁，一干人都在种秋。有的穿着小汗褂儿，有的光着黑脊梁，汗珠子在脊背上流着。这年头老百姓还能这么消停种地，真不容易。侯七走得热了，把褂子脱下在手里晃着，忍不住唱开了路戏儿：

“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，
想起了朝中事愁锁眉间，
宋王爷——”

“宋王爷”刚刚唱出口，正把嗓门往上调，从上崖地跳下几个人，一块黑布蒙住了他的眼，三两下把他绑了个“老汉看瓜”。

“松开松开，你们吃豹子胆了，敢把老爷我绑住？”侯七想着可能是绑票子的，就先用大话唬。

“你是谁的人？”

“谁的人？我是程守文的人。”

“胡扯淡。”侯七屁股上挨了一脚。“我们才是程司令的人。”知道不是绑票子的，侯七这才放了心，不再怕刀客弄死。他就又胡扯八道：“程司令想得怪周到，怕我摸不着，还派人来接我。”说得一丈深一丈浅的，一个人就又问他：“听口气还不小哩，你和程司令啥关系？”侯七哈哈大笑：“啥关系？说出来吓死你们。走吧，见了程司令你们就知道了。”几人听了，也不明真假，便给他松了绳子，只抓住绳头牵着，一直走进了范村街。

进了程守文的司令部，才解开侯七身上的绳子，揭去了头上蒙的黑布。侯七揉揉眼一看，见是上房。圆圈站着好几个人，手里不是提枪就是掂刀子，对着他侯七。一看这架势，侯七心里先怯了几分，为撑起门面，壮着胆子先笑了几声。因为土匪都不喜欢胆小的人。笑了之后，侯七才说：“这是咋了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咱都是永宁老乡，弄这多球外气吧。”

“妈的，这么毛嫩的娃娃，胆子还怪正。”

顺着话声找去，侯七看见一个老头躺在床上吸大烟。

他猜这就是程守文了。等他坐起来一瞧，长得恁难看。脑袋大得像尿罐，嘴咧得像茅缸沿儿，鼻子像个镢头楔儿，眼球儿像俩玻璃蛋儿。

“收了吧。”程守文命令护兵们，“一个公鸡娃儿，搁不住动刀弄枪的。”

接着是审问。侯七哪里还敢提要钱的话？胡诌一通，说他早就想来投奔程司令，只恨没有进见礼，就设下妙计拐了王鹏举，弄来绝密军事情报献给程司令。说到这里，脱下臭鞋，从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